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三十一

寓林清言　黄汝亨

狂言紀　黄汝亨

長者言

華亭陳繼儒

一余少從四方名賢游有聞輒掌錄之已復死心茅茨之下霜降水落時弋一二言拈題紙屏上語不敘文庶使異日子孫躬耕之暇若粗識數行字者讀之了了也如云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則吾豈敢

一吾本薄福人宜行厚德事吾本薄德人宜行惜福事

一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靜坐然後知平日之氣浮守默然後知平日之言躁省事然後知平日之費閒閉戶然後知平日之交濫寡欲然後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後知平日之念刻

偶與諸友登塔絕頂謂云大抵做向上人決要士君子鼓舞只如此塔甚高非與諸君乘興覽眺必無獨登之理既上四五級若有倦意又須賴諸君慫恿此去絕頂不遠既到絕頂眼界大地位高又須賴諸君提撕警惺跬步少差易至傾跌只此便是做向上一等人模樣也

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吳茀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名利壞人三尺童子皆知之但好利之弊使人不復顧名而好名之過又使人不復顧君父世有妨親命以潔身訕朝廷以賣直者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

宦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甚矣有味於淡也

賢人君子專要扶公論正易之所謂扶陽也

清苦是佳事雖然天下豈有薄於自待而能厚於待人者乎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黃帝云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今人迴顧功名富貴而去其神者豈少哉

士大夫當有憂國之心一不當有憂國之語

屬官論劾上司將論以爲快但此端一開其始則以

廉論貪其究必以貪論貪矣又其究必以貪論廉矣

使主上得以賤視大臣而惡長與郡縣和同爲政可

長也

責備賢者畢竟非長者言

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

不如阿婆要教人

廣志遠願規造巧異積傷至盡盡則早亡豈惟刀錢

田宅若乃組織文字以冀不朽至於鏤肺鐫肝其爲廣遠巧異心滋甚禍滋速

大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國家有二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火麗于木麗于石者也方其藏於木石之時取木石而發之水水不能克火也一付於物卽童子得而滅之矣故君子貴翕聚而不貴發散

甂甂子每教人養喜神止菴子每教人去殺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朝廷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得已而爲小人也若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爲君子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鯤鵬六月息故其飛也能九萬里仕宦無息機不仕則蹶故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人有嘿坐獨宿悠悠忽忽者非出世人則有心用世

人也

讀書不獨變人氣質且能養人精神蓋理義收攝故也

初夏五陽用事于乾爲飛龍草木至此巳爲長旺然旺則必極至極而始收斂則巳晩矣故康節云牡丹含蕋爲盛爛熳爲衰蕋月盈日午有道之士所不處焉

醫書云居母腹中母有所驚則生子長大時發顚癇今人出官涉世往往作風狂態者畢竟平日帶胎疾

耳秀才正是毋胎時也

士大夫氣易動心易迷專爲立界墻全體面六字斷送一生夫不言堂奥而言界墻不言腹心而言體面皆是向外事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竟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用兵者仁義可以王治國可以霸紀律可以戰智謀則勝負共之恃勇則亡

出一個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個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計策只患無眞心眞心卽奇策也

凡議論要透皆是好盡言也不獨言人之過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卽惡也

講道學者得其土苴眞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買卜與子言依于孝

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不可不味此意也

天理凡人之所生機械凡人之所熟彼以熟而我以生便是立乎不測也

青天白日和氣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頤卦慎言語節飲食然口之所入者其禍小口之所出者其禍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搆之端也地方無新聞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蕊訛言之訛字化其言而爲訛也

富貴功名上者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其下不取辱則取禍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爲淸態而反濁者有好爲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爲文態而反俗者有好爲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爲淡態而反濃者有好爲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爲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人定勝天志一動氣則命與數為無權
偶評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
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老而不
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念耳
捏造歌謠不惟不當作亦不當聽徒損心術長浮風
耳若一聽之則清淨心田中亦下一不淨種子矣
人之嗜名節嗜文章嗜遊俠如嗜酒然易動客氣當
以德性消之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奉而避之勿
使相値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田鼠化爲鴽雀入大海化爲蛤蚌魚且有變化而人
至化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同時異而
日不同
好譚閨門及好譚亂者必爲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
有奇窮
有濟世才者自宜韜飲若聲名一出不幸而爲亂臣
賊子所刼或不幸而爲權奸倖倖所推旣損名譽復

擧事幾所以易之無咎無譽莊生之才與不才眞明哲之三宿也

不盡人之情豈特平居時即患難時人求救援亦當嘗味此言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諢語近于優士君子一步此不獨損威亦難遠禍

人之交友不出趣味兩字有以趣勝者有以味勝者有趣味俱乏者有趣味俱全者然寧饒於味而無寧饒於趣

天下惟五倫施而不報彼以逆加吾以順受有此病自有此藥不必校量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朋友兄弟妻子以及于童僕雞

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塹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眞一帖清涼散也

小人專望人恩恩過不感君子不輕受人恩受則難忘

好義者往往曰義憤曰義激曰義烈曰義俠得中則

爲正氣太過則爲客氣正氣則事成客氣則事敗故曰大直若曲又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一生

醫以生人而庸工以之殺人兵以殺人而聖賢以之生人

人之高堂華服自以爲有益于我然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然則爲人乎爲巳乎

神人之言微聖人之言簡賢人之言明衆人之言多

小人之言妄

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巳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言

徐主事好衣白布袍曰不惟儉朴且久服無點汚亦可占養

河洛卦位皆圖也書則自可贊研圖則必由討論古

人左圖右書此也今有書而廢圖故有學而無問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其惟圖乎

留七分正經以度生留三分癡呆以防死

晦翁云天地一無所爲只以生萬物爲事人念念在

利濟便是天地了也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的善事

乞丐亦日日有可行的善事只是當面蹉過耳

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遥

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人心大同處莫生異同大同處即是公論公論處即是天理天理處即是元氣若于此處犯手者老氏所謂勇乎敢則殺也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説士夫夫獨拈民之一字却有味

皆假山無巧法只是得其性之重也故久而不傾覂此則嚴重者可以自立

後輩輕薄前輩者徃徃促算何者彼既賊老天豈以賊者贈之

有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檢點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王少河云好色好鬭好得禽獸別無所長只長此三件所以君子戒之

靜坐以觀念頭起處如主人坐堂中看有甚人來自然酬答不差

人爲不亂行人獸不亂群和之至也人乃同類而多

毋緊何與故朱子云執拗乖戾者薄命之人也

得意而喜失意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曾作得主馬牛爲人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其不爲馬牛者幾何哀哉

世亂時忠臣義士尚思做個好人幸逢太平僕爾溫飽不思做個君子更何爲也

凡奴僕得罪于人者不可恕也得罪于我者可恕也

富貴家宜勸他寬聰明人宜勸他厚

天下唯聖賢收拾精神其次英雄其次修煉之士

醉人膽大與酒融浹故也人能與義命融浹浩然之氣自然充塞何懼之有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誠趨可知矣

出言須思省則思爲主而言爲客自然言少

只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人疾言遽色怒氣暴人人寧有怡者乎

士大夫不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

天生聖賢之意蓋潔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也有德而無功可乎

未用兵時全要虛心用人既用兵時全要實心活人

孔子畏大人孟子藐大人畏則不驕藐則不諂中道也

少年時每思成仙作佛看來只是識見嫩耳

必刻薄刻薄則福益薄矣厚福者必寬厚寬厚則福益厚矣

進善言受善言如兩來船則相接耳

人不易知然爲人而使人易知者非至人亦非眞豪傑也黃河之脉伏地中者萬三千里而莫窺其際器局短淺爲世所窺丈夫方自愧不暇而暇求人知乎

能受善言如市人求利寸積銖累自成富翁

掃殺機以迎生氣修庸德以來異人

金帛多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少不知其他知有爭而已金帛少只是博得垂死時子孫眼淚多亦不知其他知有親而已

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以舉世皆可信者終君子也以舉世皆可疑者終小人也、

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狂其中矣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

古人重俠腸傲骨曰腸與骨非霍霍鋏弄口舌發作意氣而已郭解陳遵議論長依名節

清福上帝所吝而習忙可以銷福清名上帝所忌而得謗可以銷名

人不可自恕亦不使人恕我

文中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嗚呼今之奏
疏亦然
用人宜多擇友宜少
不可無道心不可泥道貌不可有世情不可忽世相
心逐物曰迷㳂從心曰悟
儒佛爭辨非惟儒者不讀佛書之過亦佛者不讀儒
書之過故兩家皆交淺而言深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游定不得力落騷雅
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古之宰相捨功名以成事業今之宰相旣愛事業又
愛功名古之宰相如聶政塗面抉皮今之宰相有荆
軻生刼秦王之意所以多敗

周顛與何祇書云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重者無
逾性命性命于彼甚切滋味在我可輕故酒肉之事
莫談酒肉之品莫多酒肉之友莫親酒肉之僧莫接

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證習陰謀者
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莊子一生放曠却曰
寓諸庸原跳不出中庸二字也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憐才二字我不喜聞才者當憐人寧爲人所憐邵子曰能經綸天下之謂才

閉門卽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讀史要耐訛字如登山耐仄路踏雪耐危橋閒居耐俗漢

孔子云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蓋聖人之氣不與兵氣合故知其不害于桓魋今人懶習文字者由

其氣不與天地之氣及聖賢之清氣合故不得不懶也

清言

東海屠隆

子房虎嘯安期生豹隱於海濱樂師龍驤魏先生蠖屈於嵓穴緊豈異哉寔命不同

三九大老紫綬貂冠得意哉黃粱公案二八佳人翠眉蟬鬢銷魂也白骨生涯

口中不設雌黃眉端不挂煩惱可稱烟火神仙隨宜而栽花竹適性以養禽魚此是山林經濟風晨月夕客去後蒲團可以雙跏烟島雲林興來時竹杖何妨

獨往

覆雨翻雲何險也論人情只合杜門嘲風弄月忽頹然全天眞且須對酒

道上紅塵江中白浪饒他南面百城花間明月松下凉風輸我北牕一枕

淨几明牕好香苦茗有時與高衲談禪荳棚菜圃暖日和風無事聽閒人說鬼

老去自覺萬緣都盡那管人是人非春來尚有一事關心只在花開花謝

甜苦備嘗好丢手滋味渾如嚼蠟生死事大急回頭年光疾于跳丸

無物能牢何況蠢茲布袋有形皆壞不聞爛卻虛空

坐禪而不明心取骨頭爲工課馬祖戒于磨甎談經而不見性鑽故紙作生涯達摩所以面壁

草色花香游人賞其有趣桃開梅謝達士悟其無常

修淨土者自淨其心方寸居然蓮界學坐禪者達禪之理大地盡作蒲團

立身而認骨肉太親則人緣難遣學道而求形神俱

在則我相未融
餳粘油膩牽纏寂是愛河瞎引盲趁展轉投于苦海
非大雄氏誰能拯之
知事理原有頓漸則南北之宗門不廢知升墜分于
情想則過現之因果昭然
若無後來報應則造物何以謝顏回除却永封災殃
則上帝胡獨私曹操
禿鬚黃面揣骨法豈有如許公侯道氣文心標風流
亦是可兒措大

招客留賓爲懽可喜未斷塵世之孳緣澆花種樹嘗
好雖清亦是道人之魔障
角弓玉劍桃花馬上春衫猶憶少年俠氣瘿瓢䐢𦁥
貝葉齋中夜衲獨存老去禪心
寶籙祈仙金函禮佛造物尚不得牢籠褐衣披體破
帽蒙頭君相又安能陶鑄
臨池獨照喜看魚子跳波逍遥閒行忽見蘭芽出土
亦小有致時復欣然
盤飧一菜永絕腥膻飯僧宴客何煩六甲行厨茆屋

三楹僅蔽風雨掃地焚香安用數童縛帚未見元放脩然尚覺右丞多事

菜甲初肥美于熱酪蓴絲既長潤比羊酥

楊柳岸蘆葦汀池邊須有野鳥方稱山居香積飯水田衣齋頭纔着比丘便成幽趣

竹風一陣飄颺茶竈疎烟梅月半彎掩映書牕殘雪真使人心骨俱冷體氣欲仙

登華子岡月夜犬聲若豹遊赤壁磯秋江隺影如人但想前賢神明開滌

山河天眼裡不知山河即是天眼世界法身中不知世界即是法身

如來爲凡夫說空以凡夫著有故爲二乘人說有以二乘人沉空故著有則入淪轉之途沉空則礙普度之路是故大聖人銷有以入空一法不立從空以出有萬法森然

黃虀淡飯允宜山澤之臞曲几匡牀久絕華清之夢

梢則朽于木槼則朽于土土木何勞分別沉則化于水焚則化于火火水妄用商量

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匆呼童煑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

痴矣狂吝酷好賓朋賢哉細君無違夫子醉人盈座簪裾半盡酒家食客滿堂瓶甕不離米肆燈燭瑩瑩且躭夜酌爨烟寂寂安問晨炊生來不解攢眉老去彌堪鼓腹

若想錢而錢來何故不想若愁米而米至人固當愁曉起依舊貧窮夜來徒多煩惱

白仲奇窮悍婦同于馮衍德剛高隱孤居頗似王維
我固當勝之
明霞可愛瞬眼而輒空流水堪聽過耳而不戀人能
以明霞視美色則業障自輕人能以流水聽絃歌則
性靈何害
詩堪適性笑子美之苦吟酒可怡情嫌淵明之酷嗜
若詩而嫉妒爭名豈云適性若酒而猖狂罵座安取
怡情
鏤金琢玉從來不乏彼譏人洗垢索瘢尤好求多于

佳士止作疾風過耳何妨微雲點空

學道歷千魔而莫退遇辱堅百忍以自持到底無損

毫毛轉使人稱盛德當時之神氣不亂入夜之寛夢

亦清

金吾厚享千鍾命慳于苜蓿學士御食二器數定于

橘湯余幼丁貧賤毎藜藿之飯不充壯忽持齋想肉

食之簿已盡

大臣雅度嫌王勃之恃才明主知人想李白之瀟灑

盈庭滿座斷結駟于貴人累牘連篇絶八行于政府

情塵既盡心鏡逐明外影何如内照幻泡一消性珠自朗世瑤原是家珍

善誹浪好詼諧吐語傷于過綺取快佐雖亦無大害揚隱微談中冓爲德毋乃太涼積愆消福吾鄰戒之

人生于五行亦死于五行恩裡由來生害道外于六賊亦成于六賊妙處只在轉關

雲棲蓮老佛隴燈公嶺表憨山湖南窮介有西方美人之思碧浪朱生西泠虞氏湘靈逸客鏡水隱鱗有天際眞人之想

聰明而修潔上帝固錄清虛文采而貪婪冥官不愛

詞賦

凡夫迷眞而逐妄智慧化爲識神譬之水湧爲波不離此水聖人悟妄而歸眞識神再爲智慧譬之波乎爲水當體無波

樓前桐葉散爲一院清陰枕上鳥聲喚起半牕紅日

一泓濠上便同莊叟之觀片石林間堪下米顛之拜

天上兩輪逐電晝夜不休人間二鼠嚙藤剎那欲斷

立雪斷臂秖緣藝壓當行擘面撊胸直是酒逢知巳

啜飯著衣生世無補飾巾待櫛顧影多慙庶幾哉自

魚蠹簡食奇字于腹中黃鳥度枝遺好音于世上

比丘鼻臭荷香來池神見斥童子乃以香嚴而圓通

元卿日玩宮亦爲天神所呵古德有因桃花而悟道

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是悠然

翠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經殘石磬半沈蕉雨

水色澄鮮魚排荇而徑度林光澹蕩鳥拂閣以低飛

曲遷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門通楊柳漁家

儻租吏只問家僮知主人之不理生產收稼奴徑達

主母笑先生之向如外賓

八關齋久何敢然寄興于持螯五斗量慳聊復爾托名于泛蟻

侶猿猴友虎豹不能孫登之穴居馴鳥雀畜梟魚頗似何點之野逸

高人品格既有媿井丹潔身名士風流亦不至相如慢世

天討有罪生來幸免馬驢世棄不才隱去敢云鴻豹

有分有限耗星臨宮顧我論前事總不如人無慮無

憂天喜坐命癡人只一籌至要在我

持論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平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僞者可笑如此稍柴數米時翻名理于虜

筵媚竈乞墦日杜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爲龍爲蛇生既謝陽秋于太史呼牛呼馬死亦一任彼月旦于時人

以文章爲遊戲將希劉勰逃禪看齒髮之衰頹自信鮑照才盡

荆扉纔掩便逢客過掃門飯粟一空輒有人求譽墓

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家坐無聊不念食力擔夫紅塵赤日汝宦不達尚有高才秀士白首青襟

峰巒窕窈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踈半畝何如金谷

少文五岳興聊託于臥遊元亮一園趣果成于日涉

月出青松光映琉璃夜火風搖翠篠寒生窣堵秋烟

虛空不拒諸相至人豈畏萬緣是非場裡出入逍遙逆順境中縱橫自在竹密何妨水過山高不礙雲飛

孔孟以經常治世不欲炫奇怪以駭時釋老以妙道

度人故每現神通以聳衆

凡情自縛則搏沙捻土一身纏爲葛藤空觀一成則割水吹毛四大等于枯木

薰蒸聽香則果未成而靈根漸長熬煎欲火則目未瞑而惡趣現前

喫菜而生美好揀擇則喫菜不異喫葷作善而求自高勝人則作善還同作惡

人若知道則隨境皆安人不知道則觸塗成滯人不知道則居鬧市生囂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深山起

岑寂之想或轉憶炎囂人若知道則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境寂而眞性沖融不生枯槁
英雄降服勁敵未必能降一心大將調御諸軍未必能調六氣故垓亡楚帳霸主未免情哀疽發彭城老翁終以憤死
來鳴禽于嘉樹音聞兩寂悟圓通耳根印朗月于澄波色相俱空領淸虛眼界
雨過天淸會妙用之無碍鳥來雲去得自性之眞如
樹橙之形能出門而迎佛虎丘之石解聽法而點頭

故知山河大地咸見真如瓦礫泥沙並存佛性
酬應將迎世人奔其擅行消磨折損造物畏其虛名
世界極于大千不知大千之外更有何物天宮極于
非想不知非非想之上畢竟何窮吾嘗于此泚然安得
問之大覺
衰年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媼夜哭還務垂老無家
每想斯人潸然欲涕
雲長香火千載遍于華夷拔老姓名至今口于娼孺
意氣精神不可磨滅如此

慧遠臨終撿戒于食瓷薩真濟渡罄錢于空舟古德

慎行至此使人心志凜然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窓下風雨

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春衣杜陵急管平樂真稱名士之風流雨中山果燈

下草蟲想見高人之胸次

好散阿堵亦復不能積書趣在箇中平生只愛種樹

醇醪百斛不如一味太和之湯良藥千包不如一服

清涼之散

積想情堅思女因而化石磨磐功久鐵杵且會成針

今人纔學修行便希得證稍不見効輙退初心道其可幾乎

不是鄭侯著眼懶殘只一丐者若非豈干饒舌寒拾兩個火頭

籬邊杖屨送僧花鬚胃于市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待月看雲偶見鶴形之使焚香掃室時迎烏爪之姑

鳴騶呵殿歌兒孳傀儡于場中揭地掀天童子弄形

影于燈下

張三不是他李四亦不是他總認郵亭爲木宅長卿不是我緯眞亦不是我莫把并州當故鄉

風翻貝葉絕勝北闕除書水滴蓮花何似華清一室

一室經行賢于九衢奔走六時禮佛清于五夜朝天

鳴琴流水疑魴鮪之來聽散帙當軒喜藤竹之交翳

娟娟月露下薝蔔而生香嫋嫋山風入松篁而成韵

閑情清曠未解習鋃之機野性蕭踈耻作投梭之達

貞吝而竊庖犧鑿開混沌采薇而薄周武決裂隄防

善星腹笥郛藏不免泥犁雲光口墜天花難逃閻老
所以初祖來自迦毘盡掃文字室利往參摩詰悉杜
語言
太原則哲幾畜疑于撥煤瑯琊故知竟因謊而投杼
嗚呼知已難哉吾欲挽九原而起鮑叔𠂀千金以鑄
子期
陳思逸藻僅未邸于遮須庾信高才乃黐形于地府
身後結局如此眼前文興索然
覩號千秋吾媿賀老之捨宅樓高三級葰懟都水之

樓眞物在亦不苦留期到翛然便去

周雙營産原從車子而價通韓相卜晝乃爲木工而定硤凡事前定如斯世人計較可息

靈運才高不入白蓮之社裴休詩好偶關黃檗之宗故于昂杜甫韵語騁意氣乎秋林寒山船子吟哦寫性靈于天籟寫性靈者佛祖來印騁意氣者道人指呵

室無長物心本宅乎清虛門多雜賓性不近乎猬介行誼雖無大損淨業未免有妨

據床嗒爾聽豪士之譚鋒把盞醺然看酒人之醉態

大臣赫赫市丘墓便已就荒文士沾沾問姓名多云

不識名利至此使人心灰

夫人有絕技必傳有至性不朽靈心巧思般以木

匠千秋報主存孤李善以傭奴自世

核人貴實浮論難憑從古聖賢不能無謗試問釋迦

于移山之口佛云乎哉叩宣尼于伐木之夫何聖之

有

道人好看花竹寄託聊以適情居士偶聽弦歌不狹

何妨入道清曠亦自有致寂莫無令太枯

眉睫纔交夢裡便不能張主眼光落地死去又安得分明故學道之法無多只在一念不亂

戴髮含齒生幸托于中華方袍圓冠名復綴于下士

田園雖少頁郭妻孥尚免飢寒榮期之樂已多老氏之學知足

若富貴貧窮由我力取則造物爲無權若毀譽嗔喜隨人脚根則識夫愈得志

世法須從身試大道不在口譚暇日消言有味恐于

實際無當猝然遇境不撓此是學問得力處蓋報亡世之仇不知雖經萬刧而必報師子償殺命之債不知雖遇小債而必償萌芽各認根苗點滴不差層遞罪在則福不集福少則行難調此聖賢之所以順作業也

早奉清齋過客時供粱肉身衣短褐兒童或曳羅彩固知供奉之綺裘不當于公孫之布被

寃家恩愛心常作平等之觀上帝悲川眼不見可憎之物性鮮貪嗔六時畏作惡趣心能領畧四季都是

良辰昔人不云乎此老終當以樂死青谿白石倏生瀟洒之懷黑霧黃埃便起炎囂之念此是心依境轉恐予學道無常必也月隨人走月竟不移岸逐舟行岸終自若則幾矣

醒時思作佳夢夢去未必如所思生前念佛修行死後猶恐忘初念何也衆生奔馳情識一往易昏學人積累熏修務求根蔕

隔壁聞釵釧聲比丘名爲破戒比丘之心入故也同室與婦人處羅什不得成眞羅什之心不入故也固

知染淨在心何關形迹

方外偶過僧道倒雙屐急開竹戶迎來座中倘及市朝掩兩耳輒教松風吹去

樓窺睥睨窓中隱隱江帆家在半郵半郭山倚精廬松下時時清梵人稱非俗非僧

華屋朱門過王侯而掉臂黃頭歷齒對兒子而傷心高人之輕富貴也易斷恩愛也難

觀上虞論衡笑中郎未精玄賞讀臨川世說知晉人果善清言

王重陽闖入臥內馬鈺內子能知戒閑黎金甲傳飡太守夫人覷破

美人傳粉塗香終淪于糞土猛士挌虎刺象死制于螻蟻古鏃鏽刀舊日戰爭之地蝕釵灰襖昔時歌舞之場英雄漠漠精靈秦晉悠悠歲月娑羅居士釀酒治蔬無日不延賓客杜門禁足經年嬾過隣家白香山云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吾甚媿其言

永明禪師云何不遷境上虛受輪迴于無碍法中自

生紫綿

續清言

東海屠隆

飢乃加餐菜食美于珍味倦然後卧草蓐勝似重[illegible]

流水相忘遊魚遊魚相忘流水即此便是天機太空不礙浮雲浮雲不礙太空何處別有佛性

皮囊速壞神識常存殺萬命以養皮囊罪卒歸于神識佛性無邊經書有限窮萬卷以求佛性得不溺于經書

入市而嘆過路客紛紛擾擾總是行尸反觀而照主

人翁靈靈瑩瑩無非活佛

仕宦能登甲第方免官府差徭學道未出陰陽終受
閻君約束

暗室貞邪誰見忽而萬口喧傳自心善惡炯然凜乎
十王考校

香花幢蓋顯本性之彌陀羅剎夜叉現心中之魔鬼

性源既湛則鐵面銅頭化爲諸佛心垢未除則玉毫
金相亦是羣魔

至人除心不除境境在而心常寂然凡人除境不除

心境去而心猶牽絆

萬緣皆假一性惟真聖人借假以修真恐夫喪真而逐假

人道場而隨喜則修行之念勃興登丘墓而徘徊則名利之心頓熄故一念不清宜以佛性而淘洗六根未淨可取戒香而薰蒸

天堂人樂樂盡則苦趣至故其成佛也難閻浮人苦苦極則創心生故其成佛也易

形同木石未免受運而銷亡神同虛空豈得隨形而

隕滅形有銷亡故愚蒙止知現在神無隕滅故聖智照見多生

六道輪轉如江帆日夜乘潮乘潮未有棲泊一證菩提若海艘須臾登岸登岸豈復漂流

富室多藏萬寶夜深猶自持籌愈積愈吝oc中時現精光老夫弟得一錢宵臥何能貼席不散不休箇裡如聞嘷吼

名華芳草春園風日酒饒紅樹青霜秋林景色逾勝

條風既習細草葺生嫩柳韶姿紅藥齊含蕊蕚芳春

景大殊人清露長流碧梧初放新篁爽氣綠陰[illegible]
簾幃首夏時尤堪賞
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常防死日則道念自生風瀲
得意之事一過輙生悲涼清眞寂莫之鄉愈久轉些
意味
萬緣虛幻總屬心生六道輪迴皆由自作目翳除則
空華陡滅心障撤則妄業全消
今日騎獅坐象衆生之境界過來饒他帶角披毛總
祖之眞性自若譬如小水滙爲巨流入流原自小水

眞金烺于猛火出火還是眞金
釋迦曾作衆生身經乎多刧其他諸佛菩薩誰不來
自衆生闡提亦有佛性語載于聖經其他蠢動含靈
誰不具有佛性若佛祖天然佛祖修行之法何爲
衆生只是衆生向善之途遂絕
今生根鈍是前世之行未修今行苦修則來世之根
當利勿以無緣而自棄力辦苦心而不圖今世旣種
善因來生必成勝果列聖皆累刧修成大道豈一蹴
便了

古德云塵勞中當應着力生死上不須用心塵勞不着力安得行圓生死若用心恐為心障

非災橫禍世人常嘆無因分付安排皇天必自有靈若現在隱微無據恐過去夙行有虧彼既不差我當順受

成仙作佛必是善人至孝真忠自然度世張仲文曰未始從師授道關君天師不聞得訣何人故求道勿急尋師積功且須修德

苦惱世上意氣須溫嗜欲場中肝腸欲冷

士大夫禪機迅利何鋒不摧制行穢污何業不作豎言度世冥司之勾帖忽來開口乞哀幽部之鐵鞭已下

逕超教外胡僧所以如愚道越言筌獦獠何嘗識字匪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生死路上糊塗亦可哀矣

死漢顛撻不疼覺疼原非形殼僵尸爬搔不癢知癢自是性靈人奈何輕性靈而重形殼乎

形骸非親何況形骸外之長物大地亦幻何況大地

内之微塵人能知足則隨地可以自安若復無厭則求望曷其有極富堪敵國嘆一命之不沾貴極人臣恨九錫之未至爲子之造物者不亦難乎

有待而修終日且圖安樂無常若到問君何以支遜

來今往古逝者如斯貴賤賢愚誰能免此三尺紅羅過客而吊過客一堆黃土死人而哭死人與言及此哀哉當下修行晚矣

針水不投亦徒猜乎啞謎機鋒未對莫浪用乎盲拳參悟久則心花頓開若進學之舒瓣機緣來則性地

忽朗如日月之放光

持論絕無鬼神見怪形而驚怖乎居力詆仙佛遇疾病而修齋儒者可笑如此稱柴數米時翻名理于廣筵媚竈乞墦日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世人傷我皮毛謗論難辭陽過天日下照肝膽冥冥庶免陰慾三寸枯毫欲饒未恐千金敝帚自饗知慚論井仲壬敢希藏帳于中郎文謝班生終取覆瓿于傳毅

人者知道隨境皆安道不在人應緣即礙故得道者

履喧而靈臺寂若何有遷流地僻而眞性沖融奚生枯槁不得道者居闤市而生塵雜之心將蕩無定止居空山則起大寂之想或轉憶炎囂

時來則建勳業于天壤玉食袞衣是亦丈夫之事將失則守窮約于山林藜羹卉服是亦豪傑之常故子房封侯不以富貴而驕商皓嚴陵垂釣不以貧賤而慕雲臺

衣服豈有鬼乃本人神識之所成鬼病猶生前此亦鬼意中之所帶

病風狂而譫語多是平日之慾夢受撻而身疼可悟地獄之報

時近惡緣如皁染衣而衣皁日修淨行若香薰室而室香

度盡眾生乃如來之本願眾生難盡則世界之業因慈父不以頑子之難教而忘教子之念如來不以衆生之難度而懈度生之心

世人日與螻蟻相接螻蟻無知如來日與衆生周旋衆生不見障重故也

耳耽淫聲曷聞金口之響目昏形色安見玉毫之光

遺民清淨則大士擁幢旛而現形聞喜靈瑩則文殊坐獅子而顯相

童子之目稍淨或見鬼神道士之心漸清能召靈爽

衆生以不見佛而遂謂無佛則螻蟻以不見人而遂謂無人耶

人當溷擾則心中之境界何堪稍爾清寧則眼前之氣象自別

對境安心則清淨之體小露止觀成熟則真如之理

森然

昏散者凡夫之病根惺寂者對症之良藥寂而常惺

寂寂之境不擾惺而常寂惺惺之念不馳

居處必先精勤乃能閒暇凡事務求停妥然後逍遥

平時只是悠然遇境未免擾亂

迹類卑污有損身以利物形同邋遢或混俗以埋光

世人皮相失真天眼鑒觀不謬

李青蓮仙才夙稟白香山道骨天成

嗷嗷時名心源不淨昭昭談道密行多虧何益超昇

祇深淪墮

疾怱今日轉盻巳是明日纔到明朝今日巳成陳迹

算閻浮之壽誰登百年生呼吸之間勿作久計

太乙窺人閣下然藜之火雲林寄信架藏倒薤之書

一念巳橫將死宛家出現三昧既熟臨終諸佛來迎

木削方可造盧玉琢纔能成器高明性多疎脫須學

精嚴狷行常苦拘時當思圓轉

歸有園塵談

明　徐太室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羲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費着一時曾使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托而譏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於阿衡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

其任以繼往開來良知之説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横議稍息於漢唐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虚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黠檜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晉人以名理爲清談宋人以道學爲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當遺諸以

傑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之爲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爲準則視規矩繩墨爲弁髦學者專以宋儒爲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議有可乘則降婚東縕以救婦勢有可脅則誘士結靭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横被於孤貧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文字内爲一人而謹誡一人亦是平生口孽官府中

毀前任以阿諛後任𥂫宗衙衙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之妄談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里一分寧不憂子孫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不差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難保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爲君子之言理明故也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開作小人之語才短

故也

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時文雖惡如檮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墓志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木隨節

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已士也但不當崖岸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廚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爲厚利辭讓者藉以爲名

高官盛則近諛師刑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

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批政是以趨殺舉至變更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為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冊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言

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猶勤竭付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既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六逆漸生為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為前輩自失典刑關節盛行葢因有司欲求報效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無形之伎難

拚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窩頭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禁饋遺過嚴

則大臣受以飽待食之謗

廉吏之後不竭以冬〻行主斂寬死之家有後為天道

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父母之

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世以不要錢為痴人故苞苴塞路世以不談人為蠢

貧故諂佞盈朝

優倡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鯀寡之心哉

凌武官內宦以至於宗派亦寓不畏强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寡婦之子難馴多因姑息

逆氣所乘有將傅忠諫之名有特買殺身之禍任旂

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淸虛之作如水磨楠瘦自見光輝勦襲之文如油漆

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兄弟

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囊而付子難承養志之歡繼世以同居漸有鬩墻之隙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剩办於腹者意欲何求凡業皆可以營生而爲人淘閙者鼻忘其臭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竊者除却兩頭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淫夸者別爲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巳當仁不讓隨俗習
非必要其禁故遂須用介盜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談碁之金爲文而
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竽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嘿傳其命脈耳食者安
知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
爲誚
袞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榮
而宵寂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棺故雖有敵國之

富貴目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借言

事去國以希乞日之用者瘖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人有道患難所臨

即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武人而就翰墨即階閫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攢目酸鼻起於惡寒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婦人之怒其夫

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備

叔孫之草綿蕞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君

人言背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未必受其變詐或謂

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恐見其垂橐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與交當始仕而即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主

孔子上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交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由求不聞聖訓終
爲季氏之具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號小兒背地則收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富筵之不肯舉筯回家則亂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與也廉於始不廉於終
老虎之斂蹤也

窮措大危人主犯杞人之憂天草野人説朝廷傳遊
頭之聖青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刑誅或廢

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奸一面窺奸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

魑魅魍魎豈能作祟必其氣弱而其鬼方靈星相醫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考校徇情不如闘盤之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元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　猶難娶妾莫謀於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混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凡

政在中書權由已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名爲閣老

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裂者猶有丈

夫之氣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

是眞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趙孟之貴最號濃郁

致淡方休

耻惡衣食者未足議道美其宮室者必禎令名

杲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昏官之害甚於

貪官以其狠籍及人

近讀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為人移務博者

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已出

以道學別為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擬孔子而私之

矣何其隘也以理學獨稱名世者本朝之陋也若然

佐命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痒不關何以劑量人物中
庸一書本之中和若囂啾滿世何以調燮陰陽
見十金而變色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色變者
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蜂目豺聲知為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深山大澤
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讜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有遠
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眾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之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以財賄訏人者小人之心

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使盲子而不能博智者之大觀爲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艷少年而不能當老成之一誚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嫉妬之念爲兄弟者或很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先定句而後方奏景其詩亦齊工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凡作官者存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無間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自

識其親毋乎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
幼出繼能自辨其親兄乎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以苦求人者貪饞之囮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
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喜以文字罟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咒咀而已喜
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多而施之

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兒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投拜門生則先生

聽門生之差使

奕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度曲絶倫雖士人夷爲

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髯頭肥眼孔淺窮措

大之規摸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于安樂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于憂患

富貴不隨達士以其無逐塵妄行之心功名必付狠人為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服前已見糊塗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塵談者大宗伯徐太室先生所作也月旦人倫雖黃物理包籠連類取譬搜奇自者一家之書不經人道之語雅謔兼陳醇駁互見使夫揮塵者便爾

神怡撫掌者則不魚倪矣漢陂外史識

木几冗談

青浦彭汝讓

半窻一几遠興閒思天地何其寥濶也淸晨端起亭午高眠胸襟何其洗滌也

軒冕而敬僞也匿就而愛私也

淸淨内常近一剛天理鬧熱處便着千種塵勞

窮而窮者窮于貪窮而不窮者不窮于義不窮而窮者窮於驕不窮而不窮者不窮於禮是故君子貧而知義富而知禮

行潔者入市而闔戶行濁者闔戶而入市

義則捉襟見肘不妨爲富不義則高車駟馬不失爲貧

醉者不貴公卿乃知醉之勝不醉也風者不避王侯乃知風之勝不風也

非于卿之暴少卿不得爲知巳非蔡澤之說范睢不得爲知幾

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天地猶惡盈而况于人乎

諾而寡信寧無諾予而喜奪寧無予

所不可忍者分美一杯之言所不可誨者爲官爲私之間所不可信者分香賣履之爲所不可釋者燭影斧聲之事所不可解者狄梁之德武曌所不可及者諸葛之事劉禪

天者偶然也休咎徵應若形影聲響豈矣休咎徵應不若形影聲響謬矣是故天之道無有無無無無有無無無貧富天壽窮通得喪天也偶然也偶然言天至矣

自多其名其名不足自多其富其富不足自多其能

其能不足艮賈深藏若虛諒哉
窻裏投蠅有得多少世界隙中過騎有得多少光陰
魚嗜餌而餌亡猩猩嗜酒而酒亡士嗜祿而祿亡士
卒嗜戰而戰亡是故晉敗于馬蜀敗於山
醉者墮車神氣不傷真全也嬰兒入林豺虎不食無
恐也蓋吾之形若醉若嬰兒至人矣
蘇子瞻四十餘年奔走瘴癘之鄉食芋飲水其詩云
海南萬里真吾鄉只此亦寧常情易及
事忙不及寫大一字人以為笑談今文章家一句可

盡而蔓延篇什猶歉然若未達旨趣何異此可笑也

臭腐之物蠅頭嘬之窮境僻壤必殊氣味投也權要之門奔走若市其蠅頭乎其臭腐乎

釋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云常清常淨便見天尊儒云塗之人皆可爲堯舜悟也悟之義大矣

唐文自八代以來綺麗極矣昌黎矯之李翱諸人擅其聲唐詩自六代以來娥弱極矣子昂矯之李白諸人擅其聲故朴者朴雕者亦朴雕者雕朴者亦雕

人之德我讐我直至公待之以德報怨過矣一飯必

酬睚眦必報鑑矣唐雎曰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蓋勳與蘇正和有隙梁鵠欲殺正和勳白之正和得免欲詣勳謝勳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正和也絶之如初蓋庶幾哉

桓譚稱揚雄太玄可以準易稱蔡邕曠世逸才使雄終其身無擔石邕爲議郎奏曹程諸人不法論棄市當其時而死豈不大快

多富貴則易驕淫多貧賤則易局促多患難則易恐懼多酬應則易機械多交游則易浮泛多言語則易

恙失多讀書則易感慨

夫鵲之聲人情喜之夫鴉之聲人情惡之夫鴉爲凶聲人情愈惡之衛與王莽藏金縢自擬周公旦何異鴉之效聲鵲也

名利之場雖千里外矣爭之如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真萬古名言

秦法連坐棄灰子房博浪一擊太索十日不獲大奇矣良遇黄石公于圯上班馬並以黄石公爲鬼神非也蘇子瞻曰黄石公古之隱君子也

凡作文須養得一塊雄厚之氣下筆拈來自成一篇好議論昔人謂李商隱爲獺祭魚楊大年爲衲被果然

蔡中郎入吳得王充論衡秘玩以爲談助常置帳中隱處後王朗爲會稽守得其書亦秘玩之其文不逮南華遠甚而問孔刺孟諸篇更是迂誕二子固非識士

公孫弘布被脫粟不免爲曲學郭汾陽聲樂滿座寇萊公溷廁燭淚成堆不失爲名賢

謗人者受謗者並傾危之士諛人者受諛者俱側媚之夫

司馬光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只一語了却一生

有穴居野處而後有宮室棟宇有茹毛飲血而後有滫瀡醴醨有木葉樹皮而後有文繡羅綺有六畫結繩而後有書契文字有男女無別而後有同牢合巹

凡物其有道乎道其有大始乎

造請不盡者天下之人品讀不盡者天下之書

夫人有志于功業者有志于山林者巢許不能爲管

晏管晏不能爲巢許性也故曰鳧脛續之則悲鶴脛斷之則憂

責操觚以矛戟何異遊魚于木也責荷鋤以俎豆何異放獼于水也

多躁者必無沉毅之識多畏者必無踔越之見多欲者必無慷慨之節多言者必無質實之心多勇者必無文學之雅

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名言也老子曰甚愛則大費多藏則厚亡旨哉

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是何物佛謂舍利子也道謂玄同也儒謂道也一言蓋三教宗旨

燎原之火星星也干霄之木青葱也故曰圖大於微知著於細

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老氏法門也堅磨不磷白涅不淄孔氏法門也老氏履其險孔氏行其易

夫學者必有專默精誠之功然後事事可做位天地育萬物亦自可做夫藝亦然百工而兼爲雖工無益荀子曰行岐路者不至誠然

天地之道盈者消虚者息然忘其爲消息也江河之道高者與卑者取然忘其爲與取也彼沾沾之惠察察之智角角之能隘矣

土之積也則爲丘水之積也則爲河行之積也則爲聖

芝蘭之在谷不聞而自香腥膻之在市不聞而自臭

班輸作雲梯可以乘虚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孔明作木牛流馬能飛芻挽粟皆古之異人

楊太尉致大鳥之異寇萊公感雷陽之竹韓文公馴

鱷魚之暴司馬光隧碑毀磨大風走石皆正氣之應

古之所爲文者在創造今之所爲文者在摸擬古之所爲詩者在任情致今之所爲詩者在聲響

徙木非信也姑息非仁也喑啞叱咤非勇也繁縟非禮也刲股非孝也故田横非義也仲子非廉也豫讓非忠也

嗜欲者語之富貴利達則悅語之貧賤憂戚則拂衣而去好名者語之誇大奢靡則悅語之恬淡隱約則拂衣而去故曰魚相忘乎江河人相忘乎道術

夫海日以石激之弗怒能容也夫呂梁其石嶙嶙其水沸沸不能容也

不善諫者適其事善諫者逆其機善乎孟軻之于齊宣王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善乎惠盎之於宋康王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也曰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曰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驩然其皆愛利之也善乎李斯之於秦王也曰四君者皆客之

功客何負於秦也善乎左師觸龍之於秦太后也曰甚于婦人也

賈生弔屈原一賦其意悲其辭激矣令任之公卿未必舉炎漢而三代之宜帝之讓讓未遑也

譽人者則欲升諸天譖人者則欲墜諸壑是以天下無信史

好譽者常謗人市恩者常奪人其傾危一也

執盈玉者弗失以縱步失之馳峻阪者弗失以康衢失之敬與不敬固如此

大禹盜天地開闢之利后稷盜天地樹藝之利周公盜天地制作之利其盜善矣後世若阡陌緡錢間架榷酤商車兩稅青苗何異向氏之盜也

廉頗善飯馬援矍鑠李靖雖老猶堪一行不幾于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乎

韓非子與李斯俱師事荀卿矣韓非子曰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惡則以爲嘗已即荀卿致亂而欲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李斯曰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

深即荀卿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
江河也學問故有原委

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
負書擔囊至家妻不下絍嫂不爲炊父母不與言至
佩六國相印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嗟乎貧富貴
而輕貧賤自家人父子然矣

屈原之沉汨羅賈誼之徙長沙揚雄之投閣潘岳之
取危陞機之見殺所謂蘭煎以膏翠拔以文

涔蹄之水必無掉尾之魚苛猛之朝必無絃歌之俗

自視之則見借人視之則不見自視明也視於無形至明也自聽之則聞借人聽之則不聞自聽聰也聽於無聲至聰也

治治世而用重典治亂世而用輕典譬如拯溺而錘之以石救焚而投之以薪

衡無心輕重自見鏡無心姸媸自見吾心之品隲鑒藻如衡鏡公矣

太公少貧賣漿值天涼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之未遇如此

王莽藉口於周公終南藉口於善卷延年藉口於伊尹新法藉口於周官皆小人面無忌憚者

因喜用賞賞不必當因怒用罰罰不必當故王者無私喜無私怒然後賞罰平

晏子治阿三年治之以治景公不說復治阿三年治之以不治景公乃致賞嗟乎世所謂治者以不治治之也世所謂不治者以治治之也

賈生之見忌以諸大臣不悅而後絳侯之言入鼂錯之見殺以諸侯王不悅而後袁盎之譖行語云衆口

銷骨三人成虎不可弗辨也

學問之道惟虛乃有益惟實乃有功

爵祿可以榮其身而不可以榮其心文章可以文其身而不可以文其行

大道之世上下無貳心直道行也無道之世上下有携志直道不行也

偶譚

豫章李鼎

李生掩關山中閒然無偶旣戒綺語絕筆長篇典刑輒成小詩附以偶然之語亦云無過三行益習氣難除聊用自寬耳如其驢技長鳴卽犯虎谿巖律豫章李鼎長卿識

舍骨肉而決烈一朝只為火坑非活計殉面皮而應酬終日翻從鬼窟作生涯閻王遣使來勾別人替我不得

外護主人捐善地何殊叢桂烁風內修道侶授真詮
奚翅明珠夜月如其翫時日而積愆尤畢竟轉輪廻
而趨墮落
萬竅疎風清兩耳闢世語急須敲玉磬三聲九天涼
月淨初心須真經勝似撞金鐘百下
應千二百四十年之佳會猛著力只在九齡超萬億
兆塵沙劫之業根急回頭直須一瞬
大道玄之又玄人世客而又客直至忘無可忘乃是
得無所得

掃地焚香愧作佛前之弟子草衣木食永爲世外之閒人

斷絃而夢謝雙飛巳脫周妻之累奉齋而未捐五淨寶餘何肉之懸欲附慈航請敎慧劒

三敎大聖人關經世出世之真宗心心相印一身小天地會不神而神之妙理綿綿若存

發殺機以銷不盡之雄心運生機以補旣漓之元氣宇宙在手誰曰不然

意在筆先向包羲細參易畫慧生牙後恍顏氏冷坐

心齋

身外有身捉麈尾矢口開譚真如畫餅竅中有竅向蒲團回心究竟方是力田

定息不離几席遠性風疎潛身獨向巉巖逸情雲上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問于荆直應捲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甚麼詩只合點頭

操鬼神覷不破之機關定是機關不立會聖賢道不出之言句必然言句都捐

水流雲在想于美千載高標月到風來憶堯夫一時

雅致

身退日便是功成名遂猶龍老子神哉心遠時自無馬隘車塡五柳先生卓矣

靑牛西去白馬東來萬里開關寸步不離孔矩圓蓋上浮方輿下奠四時往復眞機只在人心

佞佛者沿街乞兒理佛者入門新婦闢佛者强解小兒訶佛者當場子弟

開國元老當須讓他上一籌定策奇勳詎得似商山四皓達人撒手懸崖俗子沉身苦海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郤五湖之風月一朝解綬羡淵明飄飄遺世命巾車歸來滿架之琴書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其大人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氏眞丈夫哉

人皆有不忍之心充之足保四海我善養浩然之氣究之可塞兩間

戒生定定生慧慧定而不用是名大慧精化氣氣化神神化而合虛是名至神

名利場中羽客人人輸蔡澤一籌烟花隊裏仙流個個蕩渙之獨步

善易者不論易羲文無地安身體無者不言無老莊何處着脚瞿曇不遭棒亦廣長饒舌無休

損之又損栽花種竹盡交還烏有先生忘無可忘責茗焚香總不問白衣童子

與二氏作敵國晝水徒勤引三教爲一家搏沙自苦

曲士強生分合至人不立異同

詩思在霸陵橋上微吟就林岫便巳浩然野趣在鏡

湖曲邊獨往時山川自相映發

醺醺熟讀離騷孝伯外敢曰並皆名士碌碌常承色

笑阿奴輩果然盡是佳兒

月華淡蕩本自無形風韻飄颻何曾有質達士登懷

意表斯爲得之文人寄興篇端亦云勞矣若乃變童

幼女酒池糟丘吟風直作捕風弄月翻爲捉月

遺累辭家而出家之累未免信所患爲吾有身斷趣

除根而無根之想儵來輒更憶至人無已

趣在阿堵中終日營營而六根不倦心在腔子裏邊

年九九而四四大常安

生生不生謂述邦靜裏般機無無亦無方許說個中妙有

與造物游者能造造物而不物於物與造命游者能造造命而不命於命

六十四卦無非逆數龍虎經頗能窺豹三百五篇總曰無邪靈均氏差可續貂

樂言潘文合之斯成雙美廣譜治箏離之所以兩傷

鹿養精龜養氣鶴養神阿個先生傳授精爲衛氣爲

輿神爲馬直由元始周流

虛空當體粉碎明眼漢何勞再舉後拳陰陽原自調和赤心人不必更煩妙手

乾三當不可變化之際故言君子而不言龍日乾夕惕猶妨關處危機坤卦合順天時行之宜故象牝馬而復象牛引重致遠足了自家職業

游魚不解五音鼓琴出聽頑石未深四諦聞法點頭偶然而不必盡然可信而無須深信

微言絕於人亡觀者不知作者之意絕技成於力到

巧者無過旨者之門
心聲者酷似其貌貌言者無關於心故分菓車中畢
竟借他人面孔捉刀牀側終須露自巳精神
執七處非心舍七處無心問世尊如何發付沉三途
是苦厭三途亦苦聽吾儕各自營生
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此之
謂明鏡止水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泰山喬嶽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
下此之謂青天白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此之謂霽月光風

身在江湖心懸魏闕身心兩地奔波手探月窟足躡
天根手足一齊順適

住世厭世世與浮雲同一捲舒穩把無根之樹前劫後
劫看虛空何曾朽壞常懸不夜之燈

捐百慮而定中生智慧縱齊寒山拾得之肩酷無裁
裂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明即接拾遺供奉之武終鮮
性靈

靜處煉氣動處煉神煉就時動靜何曾有實內藥了

性外藥了命了却後内外盡是強名

在天成象而麗天者無形非象在地成形而麗地者無象非形若不信拔宅昇天請試看殞星爲石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居無事而隆施於是離則尸之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操有主而斟酌其間我之謂矣

鳳羽來儀而不可爲儀千载作天際真人之想龍性難馴而似乎易馴一時傳山中竿相之稱

茅簷外忽閒犬吠雞鳴恍似雲中世界竹牕下雅有

蟬吟鴉噪方知靜裏乾坤

頂門上欲開未開之際定傾岐伯一針心竅裏似癡

非癡之時還借麻姑五爪

杏花疎雨楊柳輕風興到忻然獨往村落浮烟沙汀

印月歌殘倏爾言旋

擒白額探驪珠別有青蛇一劍挽黃河瀉銀漢全憑

赤水三車

心生則性滅心滅則性見即盡心知性　藏神行則

氣行神住則氣住乃志一動氣之說

空不礙物物不礙空五濁惡總是菩提無心於事無事於心四威儀沛皆般若

修命而性宗非徹止作頑仙修性而命實不完終爲才鬼故真才才而不鬼大仙仙而不頑

仁有恩而至誠無恩故曰肫肫其仁淵有涯而至誠無涯故曰淵淵其淵天有象而至誠無象故曰浩浩其天

鬼神手眼俱無故能握造化之機關而指視即爲禍福至人情意都化故能識鬼神之情狀而呼吸盡是

風霆
過也如日月之食年年兩炬慧燈復其見天地之心
夜夜三杯玄酒
渾沌竅鯈忽一朝鑿破還須令鯈忽補完人我山泉
生驀地移來且着落衆生伐去
小盜者乃大盜之資故盜小盜成大盜而後三盜旣
宜內賊者乃外賊之因故賊內賊防外賊而後六賊
不起
揮如意滾滾天花亂墜絮不沾泥撲蒲鞲軋軋何束

逆行輪不輟地

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長於上古而不爲老本體卽是工夫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工夫卽是本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坐相邀天路神仙一片氷心在玉壺難持餉洛陽親友

虛而實者天乎故以實援地之虛而往來不息實而虛者地乎故以虛受天之實而生化無端陽而陰者

日乎故能獨照而不能納形陰而陽者月乎故能納形而不能獨照

五夜清霜收拾盡許多生意三春麗日放開來無限殺機

枕中鴻寶一編應自有風霜之何室中竹實數斛定知作鸞鳳之音

洞庭野鶯奏咸池大樂女殆其然哉木犀花散作滿院秌杳吾無隱乎爾

因天時與地利是農圃之叅贊損有餘補不足即商

賈之裁成儻其日用而知其去聖人豈遠

感有心而感則無心之感也誠有言而感則無言之誠也悅有心而兌則無心之悅也說有言而兌則無言之說也蓋舉意舉口即屬後天可議可思直爲塵跡

上九上六者老陰老陽之極數用九用六者返老爲少之神功是故能轉亢龍而爲元首能野戰而爲永貞

羣龍無首包涵遁甲一書思不出位囊括西乾三藏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華冬食根四時食其水南陽鞠
室早種乎酒不御色不邇財不貪氣不使諸塵不能
染西方蓮立時見矣

天仙才子萬古莊周才子天仙于秋李白風流放誕
蘇子瞻秋游英英放誕風流王實甫詞林楚楚
爲市井草莽之臣蚤輸國課作泉石烟霞之主日遠
俗情

旣修而悟悟也豁焉旣悟而修修也安焉大修大誕
悟在其中矣大徹大悟修在其中矣

悅者獨修獨證之真機乎樂者共修共證之眞趣乎
不慍者常悅常樂之眞境乎
性體如如上無瑕下無基在在妖魔屏絕鼻端栩栩
水不寒火不熱人人鄙吝銷融
饘於是粥於是充口腹無美大烹寒不出暑不出庭
風雨自安小築
不善飲而喜人善飲蘇長公深得酒仙三昧雖能詩
而忌人能詩隋煬帝徒爲詞客修羅
陽爲不善者不必盡罹官刑感應有驗枹鼓陰爲不

善者不必盡歸冥府輪廻不爽毫芒

害生於恩總爲從無入有而順去恩生於害都緣從有入無而逆來

天無二日垂象之常十日並出　咎徵之應請看日下赤光既可二亦應可十試問錢塘萬弩將射目不異射潮

命者於穆之不已乎性者人物之各具乎理者性命之委緒乎窮理者究極根源之謂也盡性者充滿分量之謂也致命者畢事告成之謂也

物者物有本末之物知者知所先後之知格物者本末混為一並致知者先後融為覺照先者離而可合在者合而不離

煉五石斷鰲足聚蘆灰本玄宗之寓言辨商羊識萍實狀墳羊乃儒風之惑耳

責難於君者請先責難於天君不虧其體者要存不虧其大體

熱不可除而熱惱可除炎在清涼臺上窮不可遣而窮愁可遣春生安樂窩中

不淫不屈不移持心所以養氣勿正勿忘勿助養氣亦以持心

朱陸之辨不休自分宗教蜀洛之黨頓起強立町畦

竹几當窗擁萬卷列百城南面王不與易此漸𨳍精地結雙趺空萬有西方聖立證於茲

禹可司空稷可教稼契可明人倫與虞舜斟酌其間

巳兆杏壇之化雨以由治賦以求爲宰以赤典賓客

共顏回揖讓其際再覩康衢之休風

虛生氣氣還虛天地之終始乎形神離形神合人物

之終始乎故始而終者體受歸全之實學終而始者循環不息之化工

有物則有天命之性乎用之成路率性之道乎無行不與修道之教乎未發爲中卽天命也中節爲和卽率性也中和而致卽修道也

自誠明者率此天命之性乎自明誠者遵此修道之教乎

寂寂惺惺者性乎惺惺寂寂者心乎心量本自廣大而隘者不能盡也性地本自靈明而迷者不能知也

存心者存其操存舍亡之心養性者養其不增不減之性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母之精一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法王之精一乎

遇桓而亦可管者太公乎遇武而亦可姜者管仲乎

勉人事而聽天命者孔明乎識天命而修人事者謝安乎

白雲森天外美人正自可思明月滿樓中老子與復不淺

杜少陵大海翻波無妨汙垢王摩詰澄潭浸月妙在淵渟

綺里韋玄疑僞設乃抗言於輕士善駡之主誰則能之大傅公卽自矜情而詠諷於伏甲覘賓之席不可及也

玉笑零音

錢唐田藝蘅

鵬運扶揺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縫裾不求出乎褌中

居化有宜適眞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杜粱衣繡而士爽咎犯切中晉文之病皐裹餘糧而

妹葉成綺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魄玄合者

以神爲礙影

神龍無懷卵靈鳳無孳雛白狗不能産騶虞黃狼不解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內觀朱輕好游孟氏語之[illegible]

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內則明而燭人

酷刑為櫛櫛則蟣落黔黎巧譖為鈎鈎則魚餒臣妾故[illegible]

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自開是

怒動情漏喜開欲竇

詩人以素餐為譏商君以荒飽為懼

使勳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嬰
臺則禹湯之澤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
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處
納天光邪基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葬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
天子之樂棄天下尚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生前
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愼天匪勤則不能

廣莚地匪愼則不能久特乾之自强天心也坤之厚載地心也

志名之士能棄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鱎迎吏宓子為之長揮猛狗齕人韓非因之並歎

景陽入井麗華逐狎客何在庭花空匡山蹈海白鷴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倉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斗歎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豢夏后之龍孔甲醢鮮而龍逝孟虧馴虎氏

鳳夏民食邪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猿周家名爲賢達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絲竹非楊雄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

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

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濮飾伎以祭郊庿樂

倡以供御

尚父戒用念詹史悔徙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里有狗彘之號孝子

不撥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晉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游[illegible]

擊岸百里爲壚吳越王强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鯀之

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涓不登于太子邢蒿惡菜邢峙不進[illegible]

儲君爲傅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愼其飲食

歸寒而楚子拊之三軍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之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沉臺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能禦雖禀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難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荊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鋤犁而訪其子以登

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棄其機杼而誘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煖而今之耕織也饑寒因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伐崇而韈係解自結之而弗役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韈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岐路阮籍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殺已憝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憝矣乎憝悲殺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定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投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illegible]
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死者之擇穴皆莫離乎[illegible]
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晉[illegible]
于魚腦之光滅而信之矣蓋魚鰕水畜也水者[illegible][illegible]
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老[illegible]
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周無實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螯戴山而水居螘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蛇遊腹而緩步蚿自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燦

雲錮欲鉗天心同閉

鸜鵒之勇能奪巢終貽竊位之耻蛣蜣之智能轉丸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以人

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見道
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道不
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心即
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也
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蔭可以遠
陷穿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
君子擇人而施

瞽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瞽者之拒諫也如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驥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

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惑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螽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饑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
不足以濟寒而懶婦驚矣丹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
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沉檀之
木不適用于穉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
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雄

其如何哉

雖有金鐘擊以金梃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其治必弱扣金鐘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權會莊誦易卦而郤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誦孝經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北齊人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樸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為麋鹿之解角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為小人之易心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餐糲聊可以卒歲

句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臣貫休鑄金于賈島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

阮籍之放見稱于司馬嵇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蘿蔦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

不恔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孰[illegible]
之受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丹朱商均[illegible]
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illegible]
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illegible]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illegible]
于四夷
展禽恐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illegible]
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隣敵却段熲聚一人之[illegible]

恙乎子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illegible]
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蔡孝王崔妃[illegible]
靈府許智藏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欒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斂廣漢實切[illegible]
之義
良匠之日無材弗良聖主之日無臣弗聖非材之
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内外各[illegible]
使也

雞鶩雄嬌犬猛專牢强弱之不敵也蓋勇悉[illegible]

攻寡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禦衝力以角其詐處[illegible]

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illegible]

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illegible]

故知死生之說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illegible]

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illegible]

士之心雖此七國所以權橫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刺熊以掌亡貂以毛誅蛇以珠剖翟斷尾以纓狐分腋以白龜鑽甲以靈麝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懷寶其害匹夫何辜懷璧其罪嗟夫罪在懷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鹽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

不善用則死

者綱在網挈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腊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腊

而七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

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

遊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絕耳顏遠歎別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

黃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 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閱休之安宅也抱搢而夭椿道逍子
之大莫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
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具感于人生飛鳥過日張翰愁思乎
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荊蠻而斷髮父母之遺
體有時而自賤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衣風仁可以充饑也曾參曳履

商頌義可以禦寒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 分人以德謂之聖 分人以功謂之賢

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翀子見玉食蹙然曰非饑斯可矣見錦衣粲然曰非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非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 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 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

英雄不擇封爽而三世廷尉趙與故犯妖禁而三葉

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訓詁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

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

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紫荊之幹以圖分劉艮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以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illegible]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羮難化忠士之思

太公誅狂獝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放勲容

驩鯀共苗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鯔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鵰

畫鯔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二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

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墻之木盃之橋倚床之僕姦之招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禹鑄

鼎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葬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弼拂[illegible]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塤篪一節兄弟之[illegible]

同氣鼂鳴而鱉應兎死則狐悲

人之為學四書其門墻也五經其堂奥也子史粢盛

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躐

不博舉業鋼而居瞪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浩水雜江水蒲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石城雜南泠

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為元逐

猶講大學之章膀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稗

解讓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獒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釁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觟觽解觸咎繇碌碌若濟大師倉光實篤偷父嗤嗤光一作兕

敗歲皆孳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輩防秋多瘦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輩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穀不恥祿之不務德以聚金則滿不撲德以居[illegible]則鼎不顛

蘇子瞻作殺雞之䟽非吾儒之仁張乖厓轉封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

良匠不足以成器　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臨[illegible]

而情容非顏閔之　德膺乃而用慮非關比之忠

君子殺義而夢榮　小人殺利而夢辱是故殺薄冰者

夢溺寢積薪者夢　焚

乾益西旋故二曜　輪運地與東轉故百谷焉奔蓁[illegible]

而朝升同此日也　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illegible]

同此水也地不耗　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　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illegible]

請民無百里之友　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業[illegible]

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黽當鼓吹孔稚珪之志初不在于清音以蟋蟀代簫管道賁之心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沕不失爲寶莠雖秀不失爲草寧爲圃天毋爲

蹠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挽其流井田能開周公不能復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穽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功爲罟則士投猛虎以利爲餌則士奔狂狗

梓慶鐻成而疑鬼靈芸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藝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邪子昌[illegible]坐灌夫亡按輿陸通免撕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藉乎良馬之逐不離輜重豈憂乎終日之行利從基于具備喪權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梯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儔萬物聖人皷之天藏至文聖人詁之蟻非鼓[illegible]

器將監蘇羿詔朋黨不宜

寓林清言

武林黄汝亨

人常有功名是身外餘長夏畏酷暑及伸展玉蒸笄不知炎蒸之使肌骨袪則寒暑亦身外物也排之悲吾想亦常爾

胡伯武對晉武帝言其父質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所以遠遜此至德稱也　予謂末世人倘濁恐人知猶有滌汰之路

虎至猛物趙劉儆鄉云其鄉人有得大黿坑閫中夜

深有虎入園欄之雞口啣虎頭死不放至虎以銳爪剖其腸出雞啣如故及早俱斃食氣之倫俱有毒螫究報何時已而虎與雞俱不自繇可畏哉此事罕聞見時沈某爲溫州別駕在座云溫州亦有此事常人但聞虎威而蠢視雞此禍門也

使舊用筆如用老病僕即筋力不赴而神精大貼

今年夏偶得白兔如玉月如血珀此五百年珍異也齊皆賀入秋子……病者自病死

……從古來圖

惟止故常動常靜可以入水火不亂予病嘗一爲所牽動則熱入之矣所謂臨終被業牽只是此意然止甚難不是臨渴掘井平時應接煩劇時須操此物因偶得何云咸以通萬物足而止諸躬

嘗試以床爲棺身爲尸以夢爲死于中了不悲人亦莫之悲而至于死也烏烏然悲之不亦惑乎或曰夜夢而朝覺也則安知不此之死而被之覺也

予病中不成寐因悟一法而睡作睡訣目垂下下無

着（如觀身觀心之類）心向内内無法（如丹田數息之況）不思不想清淨樂遺身遺心大和樂

嘗試語相者曰試剥落衣冠孤存此身而能定貴賤壽夭此工于相者也又從化皮囊遺枯骸而能辨某人骨相此神于相者也不然則相亦委蛻也譬乎中峰祖師自題其像曰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與作中峰鏡而添埃塵

余病弱懶于挈飛羽而夢中纏雜持刀劍戟杖撻伐

人與晝相反莊曰夢飲酒者次泣反也習

[illegible]也強陽也素問曰怒忏川夢刀兵然則蚩尤鉅
鹿之戰石火之一瞬已耳
孔子孟周公不能得位行道如周公亦及也大聖人
亦不能不隨氣化中

狂言紀畧

武林黃汝亨

讀遜國記

余讀遜國記爲愴然廢書嗟乎才難哉方先生能死事而不能成事骨肉操戈海內血刃猶緩頰而譚周官稱說詩書不已迂乎太上運籌振義出萬全之師次則按甲罷兵明示三讓爭不勝讓又何辭焉臣忍于君而且曰無使余負殺叔父名小不忍則亂大謀其建文之謂邪迨其迫也不可爲矣然　成祖睿徃

徃會風霧得脫天乎可爲哉建文窮而逸于禪俗傳

高皇帝知其然而阨兇細遺之孫謀如是是愚

高皇帝余不信也

讀異姓諸侯王傳

高皇帝起布衣提區宇與漢高相當而所誅僇功臣大畧亦相似總之英雄多忌又反覆之態熟于耳目固其所矣郭子興卒以功名終而其弟德成者以酒自放卒又逃釋完其天年亦近于仲尼所謂廢中權者邪或曰成蓋滑稽之雄良是

盛庸

濟南之役鐵鉉犯 乘輿及乎馬首與子房中副車豫讓伏橋之誼尤皎烈矣盛庸夜出劫戰書憑城而守有桀士之風卒以歸命豈班彪所謂知與者哉令鐵面尚書在余忻爲執鞭以附 成祖思錄鍊子寧之旨

劉文成

高皇帝所與犯矢石揭日月者中山開平居多然在淮陰鄧侯間爲 高皇用者也文成視天人之符運

籌廟筭折衝尊俎之上封賞三讓擕蕭桂猜明哲保身及乎子孫用　高皇者也昔人云子房能用高祖文成似之矣楊文懿曰子房不見詞章似少遜焉嗟乎前箸八籌爲西漢策士之冠黃石一編書非詞人之雄哉此言即文成聞之當爲失笑

宋吳劉

吳學士沉辨宣尼封王之非有功名教明儒之冠劉學士三吳格　高祖僞意　成祖之舉克樹　建文統紀凛然人定勝天昭揭日月者也宋學士濂首振

文學草昧之秋三人者並孟子所謂豪傑之士其他彬彬質文之選稱北面矣

鄭忠毅

鄭公從靖難樹功封侯甚偉然比之河間東平在風之下矣乃其卒也姿張自經殉其從一之節有足多者聶政姊女俠之雄孰與張從容赴義九原哉余特表而出之

解學士縉

讀解公太庖西上封事頗可采用然文議繁偶令當

賈太傅直足奴隸耳乃亦有沈尚書潛爲彌縫何哉有司劾其母喪未葬父年九十矜　上褒遠部既受知　建文矣效用　成祖死于獄尚謂忌者口所中耶解公小有才不聞道其教學者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嗚呼玉而瑕可也毀于櫝中燕石欺之矣

姚榮國廣孝

姚公作俑靖難爲　成祖功臣之首然其先未嘗受官兩朝也余考其歸命握符英雄之識世未有先及者生平湛浮屠氏之旨不變　上嘗賜兩宮人逾月

不近亦不辭嗚呼殆古之異人有道術者流而幻住功名者哉

四相

李文正東陽清謹寬和在成弘間稱太平賢相矣康陵無度比干好古公不過爲調停保護之計學士大夫多訾之有故哉楊文襄一清策張永誅逆瑾事此淮陰背水陣兵法所謂置之亡地而得存忠而能權者也席文襄書所至有續贊襄潤色之業然非表表百世者張文忠孚敬與獻大禮議折廷論成 世宗

尊親之孝甚鉅恐于萬世統紀未盡合也其奏革鎮守去孔子王號朝典民瘼無彊之澤永不刊滅矣

廟典

野史氏曰所謂宗廟者君長海內明尊親正統紀自非異姓更代一日為君何可廢置　建文　景泰之不列于廟疑也余甚惑之家則序親國則序統古之制也　興獻叔也不當北面　武宗乎稱帝有二統也廟位　武宗之上君儕臣也悖禮滋甚意者聖孝[illegible]據廟議鴻遠草莽之下非可蠡測與記而俟之

詔

高皇滅吳楚蕩諸寇而逐　元混一中國四　歸命徂來貢使勿絕有侵犯狡詐者置勿問王者之度與天同覆矣雖然仲尼有文德之訓詩人咏遊簫之師夫所謂德者孰大于君臣文王豈好為窮黷者哉天之雷霆即不能索叛父母褻神明者而人擊之然未有盡勿擊者也以安南之篡弒相仍日本之譎詐反覆奈何並置勿問邪勿問則外之矣而邦之而復納之是乎賊也夫以熊虎之將百戰之威何難小　而

輒置焉高帝曰恐其敝中國而邀功也是文德可無修而遇寇可無師也大抵高皇起布衣而窮年于湯火戰陣之間蓋事成而老且厭兵矣獨此不可以為訓也令臣生高皇時亦必昌言陛下安能默默乎然不可謂非不嗜殺之主也

封燕

詔有之敎婦初來敎子嬰孩故愛太子者在于豫諭敎以正始也初文皇越節制征沙漠太祖特慰之而反以戒秦王也溺于愛矣史稱太祖有意殺

錫余謂此爲　文皇照次之衆未必然也果然是故之矣當分封時豈無賢良方正之傳耶必擇名借而又聽　文皇廣孝之請遂令作俑靖難積愛成驕高皇于是啓釁因之端矣易曰履霜堅冰至　建文嗣皇帝位諸王會葬而　文皇獨以有疾不拜嘗試之也許侍中廷劾余每嘆其爲方練諸烈士之冤詔置不問此　建文所以不斷而　文皇弄之掌上也嗚呼命矣夫

巳巳土木

讀土木北狩事令人涕泣廢書髮上指恨不及嚼振
肉唾諸朝士而面撻之血也方　帝寵振時三楊老
臣也先不能請誅振　太后欲誅之矣又救釋之令
帝蒙　塵而國幾覆也振固不容于死三楊非亂首
哉卒卒　駕行有謀欲擊殺振遮　駕返者此九
間絕續之會非大豪識邪何以不果也及乎土木廟
堂之上蜂起而蝟亂矣非于少保排衆冀　王鎮定
呼吸之間力排和議　不將挾　上皇而何我哉社
稷爲重君爲輕此言揭日月而奠山嶽我　明三百

年無疆之宗社非于之招耶令從有貞議遷而南與
不至斬廟祀或微天幸據偏安有今日乎郭登大同
之守楊善　廷之迎有殺士成仁取義之槩而少保
非功人哉然誅奸任忠獨斷不疑轉禍爲福則
景皇帝千年之業矣有貞貪功而　英宗復辟令于
謙冤忠魂　景皇帝削廟號抑不知端委而歸大統
者誰所留耶余竊謂徐有貞王振等耳並宜服上刑
爲千古之戮而三楊者次之矣

逆璫

璫刑餘掃除之人流毒甚矣至諸大臣臺省交疏薦誅不能動蓋李郎中夢陽爲虎首而韓尚書文才不副忠之爲蛇尾也惜哉是時劉健遷至推案哭諫極壯矣宜以死爭之而乃乞歸田則 武宗聽之固其遂快李東陽怏滑取容從史瑾議竄瑾所釋而釋遠而學士大夫遂借之以保護調停之說誤而內哉[illegible]文裘激永誅瑾余每嘆其爲淮陰背水戰爲[illegible][illegible]生之策然亦會當機耳何者討寘鐇之役不付他宦而獨命張永與楊一清往則永固能得 武宗[illegible]

也得眞鍮檄列瑾十七大罪而　武宗意人動矣鼎
得機者在張永懸射如疾雷之下而永所以懸射者
則以永與瑾兩虎不並門非永傷瑾則瑾傷永而楊
公固有以中其所忌也此時患永不言言則必中發
已永非獨爲國亦自爲矣嗚呼劉謝李韓之爲國謀
也與文襄等也彼之如推山而此之如摧枯非以機
哉若東陽者無論　主上何面目見張永乎